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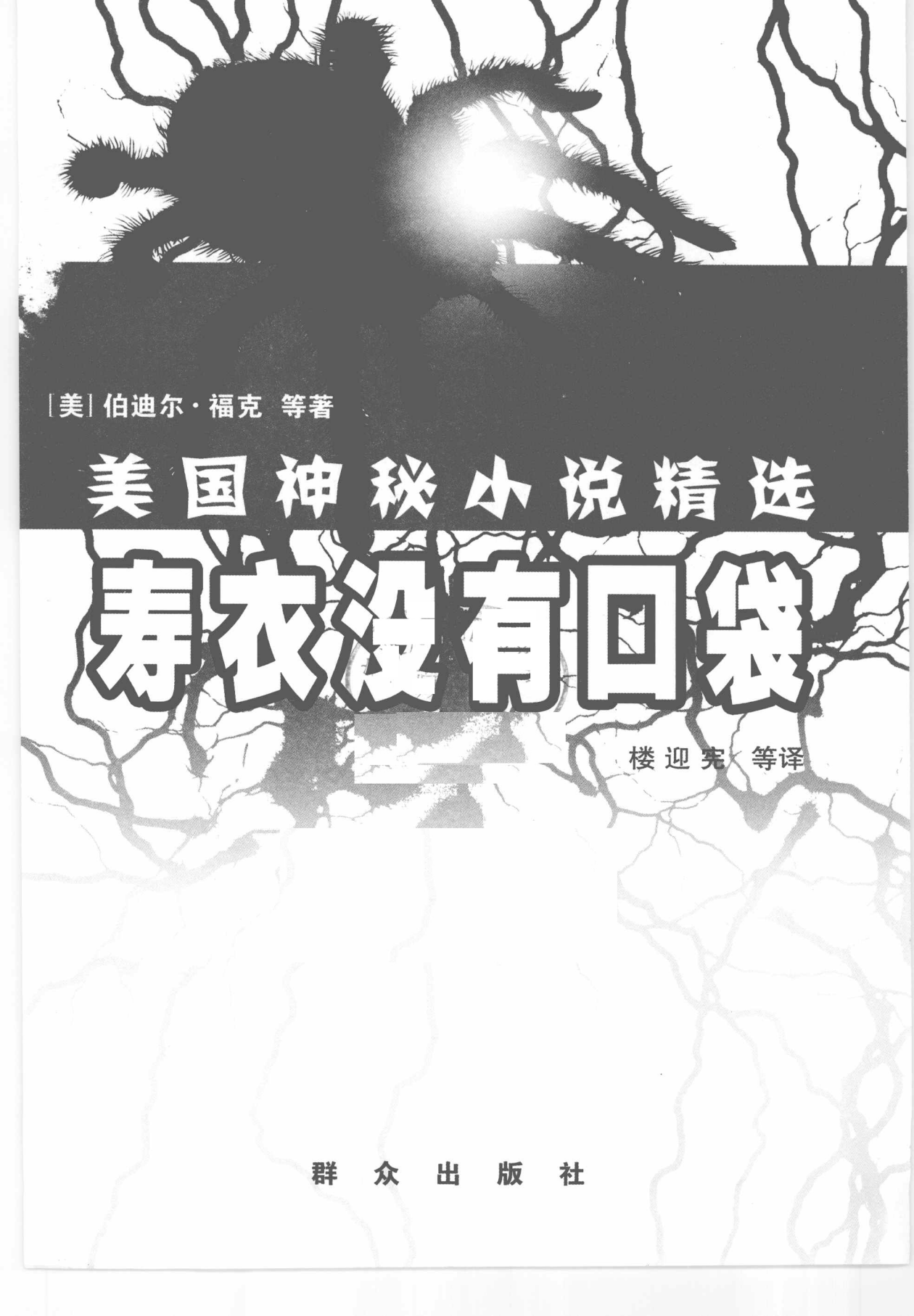


[美] 伯迪尔·福克 等著

美国神秘小说精选

寿衣没有口袋

群 众 出 版 社



[美] 伯迪尔·福克 等著

美国神秘小说精选

寿衣没有口袋

楼迎宪 等译

群 众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寿衣没有口袋/(美)福克著;楼迎宪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0. 1
美国神秘小说精选
ISBN 978-7-5014-4651-3

I. ①寿… II. ①福…②楼… III. ①短篇小说—作
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00348号

寿衣没有口袋 美国神秘小说精选

著 者:[美]伯迪尔·福克等
译 者:楼迎宪等
责任编辑:张 蓉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 52173000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15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BS.com
信 箱:qzs@qzCBS.com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386 千字
印 张:19.75
版 次: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4-4651-3/I·1908
定 价:33.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目 录

寿衣没有口袋	1
丘比特之箭	7
猫回来了	22
开与关	32
歌星枪击事件	48
死因	56
一个解决问题的品种	64
天使事件	76
一箭双雕	94
流血的爱情谎言	102
意外	117
游戏	129
杜松子酒吧	133
袋子老爸	166
香烟	176
永恒	180
菠萝地里的谋杀案	190
海琪岛的小屋	203
罪行	210
八哥鸟	219
戒指	224
天堂之门	240
这里躺着	248
最后一个死去的人	263
连环套	268
旷野	275
管家不是干这事的料	286
扭曲的灵魂	294
杀人的欲望	302

寿衣没有口袋

伯迪尔·福克

楼迎宪 译

这在瑞典是个热得不得了夏天。气象学院说好几个斯德哥尔摩的夜晚就像热带一样。温度一直没有低于六十八度，这很稀罕。

我在多岛海的一个小岛上度夏。我坐在树阴下喝着热咖啡，因为在肯尼亚的数年间我已经学会，热天喝冷饮会使情况更糟糕。我的邻居，在我眼里是个“淑女”，花了好几天时间涂山水画。每个周末，她那在首都工作的丈夫搭乘小岛间的班船来和她聚会。他们租了一间典型的瑞典传统红漆小木屋。我也是，包括许多其他的夏天游客。在他们的花园里，映衬着蓝色的天空和金黄色的太阳，那面蓝底黄十字架的旗帜在风中摆动，它挂在白色的顶端有个金色雕塑的旗杆上。

她大约有二十五岁，在一周的其他时间里总是找她的邻居，退休传教士——那就是我，做伴。一天傍晚，在抱怨热浪下作画的艰辛之后，她告诉我她刚读了一个奇怪的真实故事，那是个大约七十年前发生在哥德堡的案件，一个嫉妒的年轻人在谷仓里杀死了女朋友。是个简单的谋杀案吗？是的，但奇怪的是它的结局。葬礼后数天，警察在那个心理有病的男人家里发现了一具女尸。令病理学医生惊异的是，她就是一星期前他验过尸的那个被谋杀的女孩。最后表明是这个疯了的人在尸体被埋葬的当天晚上把她偷回来的。他只是把她从墓穴里吊了出来，那墓穴要隔天才封闭。

“真的有这回事吗？”她问我。

她看起来如此年轻和鲜艳，使我想起半个世纪以前相恋的第一个女孩，相似的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和动人的微笑。

“我记得这个故事，”我说。“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葬礼后的当天他们会开着墓穴吗？”

“为什么不呢？”

“在夜里，人们可能会掉入开着的墓穴里的。”

“大多数人不会夜晚在墓地里跑来跑去的。倒是在大白天有喝醉了酒的人跌到墓穴里。但是，是的，有时挖墓者会守在边上，直到第二天把墓穴封闭。有一次我就是这样做的。”

她看着我，多少感到惊讶。“你曾经是个挖墓者？”

“当然不是。”接着我就给她讲了以下的故事。

那大约发生在十年以前。艾菲特·斯文森是我的老朋友。在他最后回到瑞典之前，作为一个采矿工程师，他在南非一个钻石矿井里工作了好多年。他的妻子劳拉是个担任市政委员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女儿，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她把她的时间都花在成功地诱导年轻妇女使用化妆品上，后来把她自己的孩子也培养成了化妆品消费者，热衷于那些个贪婪的行业不停地制造出来的非必需品。她是个非常热心和愉快的人，而且具有奇异的幽默感。斯文森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拉斯是个计算机专家，娶了乌尔利卡，一个外科医生为妻。他们住在——或如他们说的，“客居”在艾菲特和劳拉的附近。女儿莉娜是个家庭主妇，嫁给了一个叫斯文的水管工。他们住在离得很远的地方。

艾菲特和我经常见面，在他那里喝上几杯威士忌，或者更确切地说，艾菲特喝他的博摩尔加苏打，而我，如通常的禁酒者那样，喝我的蓝姆露沙牌矿泉水。他会谈些他做采矿工程师时的事情，有一次甚至给我看过一粒胡桃般大小的没加工过的钻石。依我看没什么特别的，但他说它价值连城。

艾菲特死后，劳拉成了个年老的寡妇，她有时候会邀请我去她那面向大海的别墅吃顿晚餐。她与孩子们的关系不是很好。她经常向我抱怨，说他们巴不得她死去，这样就能得到她现在能支配的财富，而只要她活着，她与她的房产就是不可分割的。

她的身体最后垮了。有一天她要求我去看她，当时我并不知道她已濒于死亡。在门廊里，她半靠着坐在一张椅子上。那是八月里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发现她与我上次看到她时已判若两人，但她的眼神依然敏锐。

“我已时日无多，”她说。“很快那些乳臭小儿就能随心所欲了。不幸的是寿衣没有口袋，我带不走任何东西。你认为我能吗？作为一个坚定的基督徒，你应该知道的。”

我困惑不解。我不理解她暗示着什么，她可不像开玩笑的样子。她很平静，声音微弱但口气坚决。

“你在说什么？”

“这个，”她说。“看这里。”

她递给我一个小盒子。

“打开来！”

深蓝色的天鹅绒上是粒未经加工的钻石，是艾菲特多年前给我看过的那粒。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劳拉问道。

“一粒未经加工的价值连城的钻石。”我用艾菲特曾经说过的话作答，并把盒子递还给她。

“我不想让乳臭小儿得到它，”她说。“他们不该得到它。我把它给你。艾菲特和你度过了那些愉快的下午和夜晚，而且他曾告诉我他想把它给你，因此我决定了。”

我摇摇头。“我不要。我不需要。给你的孩子吧。”

“别为他们担心。他们会得到他们该得的那份。”劳拉试图说服我。

“我不喜欢此类东西。”我说。

“你可以把它捐给慈善事业。”她说。

“不，这些东西经常带来不幸。你把它捐给慈善事业吧。”

“太晚了。我要死了。”

“哦，振作起来，劳拉。”

我们的谈话被她家帮忙的丫头打断了。她给我们送来了咖啡。借着水，劳拉吞服了一些医生开的药丸。意识到这是我们最后的谈话，再加上这里严肃的气氛，我与她道别，弯下身来吻了她的额头。额头上冷热不均。我离开她时，她的手里抓着那个盒子。她的嘴唇上留着不可捉摸的微笑，以前我从来没看到她那样笑过。

三天后，劳拉死了。我去表达同情时她仍然躺在客厅里。悲伤并不明显，相反，财产的争夺正全力进行中。

哥哥和妹妹，哥哥的老婆和妹妹的老公，无法达成共识，谁拥有那块古董镜子，或那些古斯塔夫风格的洛可可家具。而最要紧的是，他们对未加工的钻石的兴趣。

“星期日早晨，她在床上拼命吞吃那些医生开的药丸。她不信赖我，当然啰。必须请其他医生，她的媳妇不够好。她坦率地告诉我们她已经处理好钻石问题了，然后就死了。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四处都找遍了，硬是找不到。”

这是乌尔利卡说的，她的舌头和她的声音与她的职业用的工具一样锋利。

“它在一个盒子里。”我说。

“盒子现在是空的。”拉斯解释道。

小盒子真的空着，天鹅绒上的凹陷处显示出钻石那么多年来一直待在那儿。

“我很奇怪她把它藏哪儿了。”乌尔利卡说。

一星期后的葬礼上，钻石依然不见踪影。我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这与当时的哀悼气氛相差十万八千里，整幢房子都被严密地搜寻过了。家里帮忙的丫头成了暗中怀疑的目标。她哭红了眼睛。

“也许你有点线索？”拉斯对我说。

我不知道，而且即使有点想法，我也不想帮助他们找到她不愿留给继承人的财富。

“劳拉说过她会处理的，”我对乌尔利卡说。“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怀疑帮忙丫头呢？”

乌尔利卡用她那双大大的褐色的外科医生的眼睛专注地看着我，好像考虑要对我进行活体解剖似的。

“很简单，那丫头能帮助劳拉把钻石藏起来，”她说。“你不知道它会在哪里吗？”

“嗯，如果我是劳拉的话，我会把它扔进海里的。”我说，强压住我的怒火。

“我们这样想过，”拉斯反驳说。“但这里离大海有一百五十码远呢，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更不要说最后几天里，她能够得着大海？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而她仅仅告诉我们她处理掉了。她用水吞服药丸时，我们就在她身边，她拒绝吃任何东西。如你所说，我不认为她有什么机会把它给那丫头。”

他怪罪地看了他妻子一眼。

参加葬礼的人稀稀拉拉的。如往常那样唱了圣诗。“土归土，”牧师说道。帮忙丫头哭了一会儿。“灰归灰，”牧师继续说。拉斯皱起了眉头。“尘归尘。”棺材被抬起来，放进准备好的墓穴里。第二天它会被挖墓者掩埋。我们站在深坑周围时，我的眼睛从一张脸移到另一张脸。应已故者的请求，没有花也没有花圈。劳拉讨厌剪下来的花。她关于此事的意见非常清楚：“我消失了已经够了，用不着让花也在我的棺材盖上消失。”

帮忙丫头的眼又红又肿。拉斯看着他母亲的棺材，若有所思。现在那棺材已躺在了墓穴的底部。看上去一脸严肃的乌尔利卡，突然之间似乎有了更好的念头。她脸上放光，过了一会儿，一个微笑——是凯旋吗？——出现在她的嘴角。很快，她脸上又严肃起来。莉娜，那个女儿，则用她的上排牙齿咬着毫无血色的下嘴唇。斯文，她的丈夫，神经兮兮地用右手手指翻着左边的衣领。

“嗯，让我们回去继续搜寻。”拉斯说。

“有什么用吗？”斯文问道。

“没什么大用，”乌尔利卡说。“我和拉斯回家了。”

“我不知道。”拉斯说，但乌尔利卡锐利的眼光扫向他时，他马上闭上了嘴。莉娜摇摇头。“我们决定不举行任何葬礼宴会，”她说，她的声音疲惫而死板。“因此斯文可以和我继续进行搜索。”

她转向我。“你呢？”她问道。

“与我无关。”

但是我说这话时并没当真。

我刚才无意中看到的乌尔利卡脸上瞬间的表情使我心里有点烦。

“我认为你们应该与我和拉斯一起走。”乌尔利卡对莉娜和斯文说。我看着他们开车离去，拉斯和乌尔利卡坐的是闪闪发光的沃尔沃，而莉娜和斯文坐的是更新的雪佛莱。我则坐在自己那辆便宜的斯柯达弗雷西亚车里苦思冥想。

那天深夜，我努力阅读，却无法静下心来观看西塞罗的演讲。书房里的挂钟敲了10点，我仍然在那里沉思。正是在这时候，那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拼在了一起。我绝望地摇摇头，打电话给我的朋友罗兰·弗兰森，他是个警督。我告诉他劳拉临死前几天跟我的谈话，告诉他我的想法。

“我认为她利用吞服药丸的机会吞了钻石，”我说。“她完全能在她的继承人鼻子底下做这件事。可能在她跟我说寿衣没有口袋时想到了这个主意。我怀疑她的媳妇猜了出来。她是外科医生，而墓穴在明天之前是开着的。”

罗兰听着我说话，我几乎能看到他在电话线的另一端点头。我用斯柯达去接他。我们到达墓穴时，教堂里的钟敲了十二下。墓穴是开着的。我举着火把，盖子在棺材上，但是螺栓没有拧紧。罗兰跳了下去掀开盖子，里面是空的。

“他们可能毁了尸体，也可能把它送回墓穴。”我说。

“我们不能冒险。”罗兰决定加紧行动。

犯罪者的汽车停在拉斯和乌尔利卡的房子外面。门没锁，我们不按铃直接走了进去，然后悄无声息地在饭厅门口停住了脚步。那里，长方形的饭桌上，是劳拉赤裸的身体。她的媳妇乌尔利卡俯身在尸体上方。我们看见她从婆婆体内拿出了什么东西，而拉斯、莉娜和斯文则聚集在尸体周围。乌尔利卡的手中拿着个小小的胶囊。她打开胶囊，展开一张纸。

“见鬼，”外科医生说。“她骗了我们。”乌尔利卡把纸给了莉娜，她大声念了出来：“那就是你们所得到的，盗尸者及尸体亵渎者！”

这时候罗兰插了进去。

“够了够了。”他说。

他们四个转向站在门边的罗兰和我，满脸惊讶和恐惧。

我讲的故事把我的邻居深深地吸引住了。现在她一边深思一边眺望着把我们的岛与另外的小石头岛隔开的狭窄的海峡。

“我想他们必须为自己的丑行付出代价？”她说。

“代价不太大，”我告诉她。“乌尔利卡因为亵渎死者和骚扰墓穴被判三个月的监禁。其余者只是受了点惊吓，交了点罚款。依照法律，他们都能判六个月的刑。法院明显考虑到劳拉已经惩罚了他们的罪过，因此他们被减轻处罚。我不知道。我不在那里。”

“那，故事就结束了？”

“没有。你看，这件可怕的事发生后一星期，我像往常一样，在傍晚去散步。我穿上最后一次见劳拉时穿的夹克，走到海岸边。我坐在防波堤上，想着心事。风很大，云很厚，海平面很高，海浪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堤岸。天上下起雨来，我很后悔没带上雨衣和防水帽。我想快点回家，无意中把手放进夹克口袋时突然碰到了什么。”

“肯定是的！劳拉在你吻她额头的时候把钻石放进了你的口袋。”我的邻居轻轻地自言自语。“肯定是这么回事。别跟我说你把钻石带来了，要在这里展示给我看。”

我对她微笑。“你看，我站在那里，看着海鸥。它们像我一样，感受到暴风雨即将来临。我走到码头上，使尽全力把那粒多灾多难的价值连城的钻石扔进大海。”

“多灾多难？”

“是的，像皇冠钻石、希望钻石那样的珍宝本身是没有罪过的，但是我们的贪欲造成了灾难。”

“不管怎么说，劳拉以她奇异的幽默感，并以她做的最后一件事，证明了这一点。她所说的是正确的：寿衣没有口袋。”

丘比特之箭

玛里琳·托德
解曦 译

“让我来瞧一下我都搞明白了没有。”

克劳迪娅停下脚步，扳着手指头考虑着各项要点。

“只要即将到来的葡萄采收期能万幸地得到朱庇特主神的赐福，再过六天，我们这些优质葡萄酒的生产商和经销商就能庆祝葡萄酒节了，是吗？”

“没错，夫人。”

“可是，”她转向她的管家，“我们却没有能放在他神殿的祭坛上作祭品的葡萄，是吗？”

“没错。”

“因为我庄园的某个笨蛋抽了抽鼻子，代理人就自作主张隔离了所有的劳力，是吗？”

“确切地说，夫人，您提到的那个笨蛋就是代理人本人。他认为他不会影响到收成的，就算葡萄暴露在……”

“那会不会影响葡萄呢？”

“会的。不，我的意思是，是的，我们会没有……”

“所以实际上，我只能祈求挥动着黑色的羊皮大氅汇聚滚滚乌云，主宰天气阴晴变化的诸神之王，掌管正义的上帝，象征荣誉的上帝，代表忠诚的上帝，即使我今年还未向他告解赎罪，请大发慈悲，不要在我的伊特鲁里亚葡萄园里电闪雷鸣，是吗？”

管家的喉结上下移动，长而瘦削的脸皱得像张用过的莎草纸。“目前的情况似乎的确如此，夫人。”

“噢，你是这么认为的，是吗？”克劳迪娅又在屋子中央来回走动，用力摇着扇子，夹子里有几根羽毛弹了出来。亲爱的戴安娜女神，天太热了。难怪罗马已有一半人倾巢而出到乡下避暑地或者海边度过这八月份。她想象着那清爽的海风，浸泡在温暖清澈的海水中，听着沁凉的海浪冲击岩石的声音……“那

么，我告诉你吧，李奥尼兹，目前的情况连一半都没说完。”

据会议广场上的占星学家和预言家们——至少是那些还没逃离这恶劣发臭的热浪的死硬派们——所言，除非万能的朱庇特神能得到安抚，否则暴风雨就在眼前了。对于帝国的其他人来说，暴风雨能缓解一下这场令人行为迟钝、精神萎靡的酷热。汗水浸湿了工匠的短衫，头发粘在了额头上。猪肉一天之内就发臭了，鱼除了还能扑腾的都应避免食用。甚至台伯老人河也无法逃脱此劫，河水浑黄缓滞，堆积着的垃圾、污物以及腐烂的绵羊尸体，臭气熏天。但是对于种植园主来说，累累的葡萄还结在藤上，预期中的暴雨只会引发惶恐不安。单单一场倾盆大雨就能毁了他们整个的葡萄采收。

“祷告祭酒还不管用，”克劳迪娅说，又有两根羽毛飞落了扇子，“而我又不可能用集市上买来的葡萄当做自己的来诓骗朱庇特神。”

要是现在受到上帝的惩罚，那贱人命运女神恰巧没有摇摆不定，这就够了。克劳迪娅不希望它像瘟疫一般在奥林匹斯山周围蔓延开来。

“你忘了吗，李奥尼兹，最早要等到明天我才能派个奴隶到伊特鲁里亚去摘几串葡萄，因为今天，该死的，是戴安娜节——碰巧是奴隶的假期。”

“噢，我没忘。”李奥尼兹忧郁地回答。

克劳迪娅吹掉鼻尖上的一根羽毛，思忖着再这样的话，这把可怜的扇子到黄昏时就会光秃秃的了。人们为什么见鬼的就不能造些耐用的东西，当然这种小事并不值得去问。她停下来，转过身，注视着她的管家。

“很好，李奥尼兹，你可以走了。”

不管怎样，除了她的高卢保镖以外，他是唯一一个还留下来的人。而要朱厄尼斯弃守阵地，除非先有地震，再爆发海啸，最后魔鬼们纷纷溜出冥府才行。她的目光扫到对面，他正站在门口到前厅的位置，两脚分开，双臂抱在铁铸一般的胸前。她穷其一生都想象不出他为什么不像屋里的其他男人那样在花环、女人、赌桌上挥霍他的辛苦钱。

女人们当然有更妙的事可做。古老的洗发仪式大概可以追溯到由错综的地下水管向城市输送清水之前，如今戴安娜节成了女奴们能聚集在厄凡提山女神殿周围的绝佳借口。她们在那儿延续着这古老的传统，花上一天时间相互把头髮梳成精致的髻儿，用别针和五颜六色的丝带尝试新的发型。要在平时，克劳迪娅也会去那儿，看着灵巧的手指轻挑慢捻，盘发编辫，因为不少新式的发型就是从这八月十三日的节日中流传开来的。而那天神殿墙上日晷仪的阴影总是移动得太快。

但今天不能去。今天她得到消息说她的代理人出了一身丘疹，为了避免劳力受到感染影响丰收，他竟然把他们隔离了起来，甚至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去摘下十二串葡萄来。不知打哪儿响起了吱吱的摩擦声，她片刻才回过神来，是她的牙齿格格作响。

“朱厄尼斯？”

不等她喊完，他已经穿过大厅三大步跨了过来。还有比他更忠心的保镖吗？她很好奇。有时，突然瞥到他正锐利忧郁地凝视着她，她便觉得他的敬业精神有待商榷。只要是旁人，你都会以为他对她有着倾慕之心，但见鬼，他才二十一岁，而她二十五岁，却已是个寡妇。告诉我，年轻的牧马有小雌马可挑选，又怎会渴求母马呢？

寡妇，是的。

激动之余她几乎把可怜的加伊乌斯给忘了。可嫁给某个又老又胖、满嘴恶臭的人图的就是这些葡萄园，不是吗？好吧，不仅仅是葡萄园。虽然讨价还价不会是单方面的，倒也是各有所值，她才嫁给了加伊乌斯。加伊乌斯·瑟弗里思也得到了他想要的——娶一个美貌精明的淘金女，年龄还不及他一半大。双方对此协议都非常满意，都心中有数。当加伊乌斯终于走过了人生终点线以后，他会留给他可爱的遗孀一个优裕的环境。而实际情况比克劳迪娅期望的更好。

对加伊乌斯来说或许不是，还不到他所期望的日子他就已提前被召去冥河了。

对他的家人来说或许也不是，他们都没能被写入他的遗嘱。

但对克劳迪娅来说，她继承了所有的财产，从大片伊特鲁里亚葡萄园到无数的企业投资，从这座铺满大理石和马赛克的豪宅到装满珠宝箱的金银财宝。她规划的人生也不可能比这更幸福。所以她为何不变卖家产远走高飞呢？她原先就是这样设想自己的未来的，加伊乌斯过世后她没有了责任，划条线，重新开始。恰恰相反，她不仅保留了葡萄酒生意，而且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有人会是主要的角色。至于他那些贪得无厌两面三刀的家人，天晓得她为何要继续赡养他们。为了不让他们揭她的老底吧，她想着，但这并不是关键所在。

关键是她得记着抽空在丈夫的墓碑旁摆放一些鲜花。可能今年她也会请人重新描绘一下他的塑像。毕竟，酒窖已不需要修整了。

“朱厄尼斯，我要你立刻到会议广场去雇个信使。基督教堂旁的信使一般可靠点，如果今天那儿没人的话，要有人我还真奇怪呢，奴隶都休假去了，那你就到档案局后面去试试。”

“我？”高卢人很惊讶。“但，但是我不能让您单独留下，夫人。”

“我保证如果有劫匪闯进来，我会请求他们等一下，等你回来捍卫我的荣誉，然后一起被他们杀害，怎样？”

“请原谅我的无礼，”他那生着雀斑的面颊黑成了绛紫色，忧心忡忡，“我不认为可以拿危险开玩笑。现在是夏天中最炎热的几天。骇人的热浪，夫人，以及席卷全市的眩晕、疾病都快把人逼疯了。有钱人都到乡下避暑去了，此刻活跃在罗马城的只剩下罪犯和殡仪员。”

克劳迪娅点了点头，“非常精彩，朱厄尼斯。你说的，当然绝对正确，但如果你再不抓紧，档案局后面的信使也要没了。”

“但夫人……”

“这是个二选一的问题，朱厄尼斯。要么你去雇个信使火速赶往我的庄园，摘下十二串最熟的葡萄，然后直接坐车回来，在剩下的五天时间里我们也许——只是也许——还可以办得到，这样就挽回了不利的形势。要么早上我就去会议广场的奴隶拍卖行把你兑换成现金。”

年轻的高卢人挺直身体，端起厚实的肩膀，啪的一声并拢脚跟。“既然如此，夫人。”这次他并未看她，而是瞪着正前方。“既然如此，我想我别无选择。”

“很好。用上邮局的所有服务，转换车站，那信使……”

“您只能早上卖掉我了。”

“什么？”克劳迪娅把扇子揉作一团，剩下的羽毛都从扇子上撒落下来。“这不是可以争论的问题，朱厄尼斯。你会……”

“我不会让你单独留下的。就这么定了。”

朱庇特，朱诺，战神，我想要的不过如此。整个宅院唯一剩下的奴隶竟然还像一牲口棚的骡子那般顽固不化！她看着他嘴边坚硬的线条，方正的下颌，强忍住揍他一拳的冲动。又要提醒我当前的处境吗？

暴风雨正威胁着要毁了今年的收成。

而以这场暴雨相威胁的上帝，安抚他的祭品却还无着落。

找不到任何人去取祭品。

唯一能帮上忙的那个人却又在无理取闹。

总之，克劳迪娅需要信使的话，她只能顶着这可怕的苍蝇乱飞疾病肆虐的热浪长途跋涉亲自去雇了，这事她的保镖倒非常乐意陪她去做，因为强盗、窃贼、强奸犯袭击她时，至少他正随侍左右。

这贱人命运女神今天还会有其他磨难要她忍受？她很想知道。

女神几乎立刻有了回音。

她借助于一声使人毛骨悚然的尖叫答复了克劳迪娅的问题。

尖叫声来自克劳迪娅自己的花园。

克劳迪娅的花园里宏伟堂皇的大理石雕塑以及高昂起前腿的古铜马都彰显了她前夫的财富与地位。红瓷砖的门廊遮阴避雨，赤陶色的檐沟滴下的水积聚在橡木桶里，用来浇灌成片成片的草木鲜花。一年四季，气味更迭，香飘四溢。砖铺的小径呈十字穿梭于修剪整齐的薰衣草、迷迭香之间，用灌木修剪法修剪的月桂枝、整齐划一的月桂树使得花园无比幽深高远。园中央，一簇簇洁白柔美的睡莲开满了半个池塘，随着天气的变化，湖面上投射出阳光、云朵、星星的倒影。四周的喷泉飞溅，簌簌作响，翩翩起舞之际折射出五光十色的光芒，吸引着鸟儿与之嬉戏，鸟儿也渴求这胜于洗涤尘土的怡人感觉。

如此美好静谧的环境却被这怪叫声打破了，简直令人愤怒。

听到叫声，克劳迪娅和保镖立刻从屋中飞奔出去。打那开始，事件的各个

片段似乎凝固了，时间趋缓，她仿佛跟着浮雕上的进展观看情节的展开。

尖叫声是一名年轻人发出的，他正从一棵靠墙生长的无花果树上爬下来。不同于她的乡间别墅——事实上不同于所有人的乡间别墅——这屋子的房间并未承袭传统的式样：正中央是庭院，周围是四间单层的侧厅。首先，那些卧室和亚麻仓库上有两个阳台，各由独立的楼梯上去，厨房外的台阶可通往酒窖。而花园就只能在屋后，与邻居的花园相毗邻。随着百万人口挤进城市，土地已是寸土寸金，即使是有钱人的房屋也总是首尾相连。克劳迪娅也不例外。右边她与一名叙利亚玻璃商的房屋相连。而花园后面紧挨着的是将军的花园，准确地说是帕勒斯·塞维司·沃索，众所周知这家伙总爱大声嚷嚷、酗酒闹事、恃强凌弱。可尽管如此，这年轻人却正是从他的庄园里迅速逃了出来。

他在将军家里都干了什么好事显而易见。一大堆金酒杯和银盘子使他甩在左肩上的布袋胀得鼓鼓的，阳光投射下来，这些东西的反射光几乎刺得她两眼发黑。他从无花果树上滑下了一半，又发出一声尖叫。

半天她才领悟过来这并不是惊恐的叫声，而是纵情的长啸。他跳下去时，脸上笑得很欢，嘴角咧得有谷仓般大。

“喂！”朱厄尼斯大声叫唤。“喂，你，站住！”

男孩惊讶地转了转身，却什么也没说，冲向花园尽头的柳条门。

“站住！”一个陌生的声音响了起来，就像军人的口令声。“站住，不然我放箭了。”

朱厄尼斯正追过去试着拦住小偷，因此他没有四处张望谁在邻居的墙头上叫嚷。但克劳迪娅瞅了瞅。原来是将军的一个心腹，退役的弓箭手拉比。小偷为了逃跑方便用了扶梯，错就错在他没有踢倒它。拉比早已像猴子那样爬了上来。

男孩匆匆瞥了一眼正冲向他的保镖，离门口还剩一半距离，他很清楚自己能比他先冲过去。克劳迪娅清楚，拉比也清楚。休公假的日子，外面的大街肯定熙熙攘攘。又一个小偷要消失在茫茫人海了。

“最后一次机会，”拉比吼道。“否则我放箭了。”

克劳迪娅发现男孩收起了脸上挂满的笑容。此时此刻他才意识到自己居然没有发现拉比，原以为对他大叫大嚷虚张声势的人是在克劳迪娅的屋子里，而不是在墙头。

他转过身看见了拉比，扔下布袋。

“行了，行了，”他喊道。“给你！”

金、银、铜、青铜一股脑儿落在石竹花百合花上，象牙雕塑把玫瑰花砸得七零八落。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令克劳迪娅永生难忘。

看着奇珍异宝像瀑布般倾泻之际，她先注视到池中的倒影，一抹白亮的弧光从左到右一闪而过。

耳边传来嘶的一声轻响。

抬眼望去。

箭射中了男孩的背心，她听到了骨头的断裂声，以及他嘴里发出的痛苦的轻叫声。

他没停，又跑了三步，接着手臂张开，双腿弯曲，嘴里喷出红色的血泡。他仍然撑着往前走。直到挨到门口想拨下门闩，才觉得已无能为力。朱厄尼斯已经赶了过来，把男孩抱在腿上。克劳迪娅奔到他身边，听见他正轻轻地安慰他。

“嘘，小家伙。”朱厄尼斯抚开男孩脸上的刘海，拍打着他的面颊。“没事了，医生就赶过来了。”

接触到克劳迪娅无声的询问，他的表情忧心忡忡。

“你不……不懂。”男孩狂乱地摇着头，鲜血汨汨地流出来。“不……不应……应该是……是这样的。”惊恐的眼神看得克劳迪娅心里毛毛的。她发现那眼睛是褐色的，就像水獭的颜色。“我不……不会死……死的，是吗？”他问道。

“当然不会，”她说，只是她的眼睛不听使唤了，眼前蒙上了一层湿雾。“就像朱厄尼斯说的，不过受了点伤而已。”而她的声音也粗哑了。“一个礼拜你又能站起来了。”

可事实并非如此。

水獭已去畅游冥河了。

对拉比来说，这种被他称作渣滓的人他不会有丝毫同情。事实上要不是隔壁那个自以为是的女人打掉他的手阻止了他，他真想拔掉男孩背上的箭，顺便把他的头也砸个稀巴烂。臭婊子，他暗骂，竟敢瞪我，没用的人还真能被唬住。她还指望我干什么？放走这小毛贼？

“将军下令，擅闯者无论是正在庄园作案还是企图逃跑，一律击毙。”他告诉她。“我才不管这种垃圾身上有没有带刀，”当受到强烈谴责，不该杀害一个手无寸铁、毫无防备的十五岁的男孩时，他冷冰冰地添了一句。“他犯了罪。需要证据的话，你家的花坛里到处都是，夫人。”

他根本没必要向她解释什么。婊子。

但该死的，这发了狂的母牛不肯善罢甘休。她没完没了地念叨着这男孩多小啊，没有人想想可怜的小家伙为何要被迫行窃啊，因为你瞧他根本就不会，没有哪个神志清醒的人会背着塞满金器的布袋满大街跑而不被军队追赶的。而且有哪种惯盗会把扶梯留在墙上方便别人逮住他的？

拉比对此不予理会。她想对那狗屎表示同情，那是她的事，与他无关。他不过是奉命行事，而他也完全支持将军的做法。让罪犯以为你是软柿子，那么每个该死的窃贼都会爬上你家的阳台！因此当她慷慨陈词时，他却在祝贺自己射得准，正中靶心。

这位自以为是阁下究竟打算何时闭嘴，拉比并不晓得，但听到将军隔着墙喊他的名字，他倒非常高兴。主人已经很久没回来了，听到他的弓箭手今早逮到了一只栖于阴沟的褐鼠不是会很开心吗！

只是将军的吼声有点异常，非常简短，这也没啥大不了的！也非常急促。（将军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但是……好吧，只是听起来不同，就这么回事。

“我在这儿，将军，”他跑了过去。“抓了个贼，他偷你的金子，逃跑时我射中他了。”

“他死了吗？”沃索急着想知道，两格一跨地爬上了扶梯。他长得人高马大，四十二岁左右，宽阔的肩膀，方方正正的下巴，多年的征战使皮肤刻上了风霜的印记，经常熬夜酗酒也使皮肤变得粗糙。但无论是不是在战场上，他的外表都十分威严，健身房的定期训练显然有了回报。他精壮灵敏的身体从围墙上跃而过。

“死透了。”当他的雇主落地时，拉比得意地向他汇报。

“可惜，”沃索咆哮着说，在短上衣上擦去手上的灰尘。朱厄尼斯和克劳迪娅正在轻声谈论后事，他走到他们身边，脚猛地踢向尸体。“这兔崽子不能死得这么便宜。”

“沃索！”克劳迪娅惊骇地迈到前面不让他踹第二脚。“你是在我的地盘，将军，请你对它，对我，对死者尊重点，我将不胜感激。”

“尊重？”拉比恐怕将军的吼叫要把这寡妇震聋了。“你说尊重？”他粗鲁地把她推到一边，像原先那样用靴子砰地踢了下男孩。“省省你的同情心吧，克劳迪娅·瑟弗里思。就算拉比没要他的命，他也会被判死刑的。”

“偷窃不过是民事案件……”她开口说。

“偷窃是，”将军附和道，“谋杀却不是。你维护的这个男孩不仅夺走了我的金银，他还夺走了我的妻子。”沃索转身朝着他的弓箭手，“克丽思特的尸体还横卧在卧室的地板上，”他平静地说。“这兔崽子在那儿勒死了她。”

月光给花园的小径披上了银辉。羽毛般柔软的艾蒿叶、甜芝麻菜淡紫色的花骨朵散发出阵阵幽香，热浪像蟋蟀般起伏跳跃。剪成扇状的桃树、梨树、杏树底下的老鼠沙沙地窜来窜去，拍着翅膀搜寻飞蛾的蝙蝠发出吱吱的刺耳叫声，从有三扇门之高的西洋杉上俯冲下来的猫头鹰唬唬叫着，睡莲叶上的青蛙扑通一声轻轻跳进池塘。

奴隶们还没有回来。他们正尽情享受他们的假期，而厨房里没有了平常的锅碗瓢盆噼里啪啦的声音，已婚奴隶的住房内没有了口角声，没有了清扫石楠花修剪花园的声音，一切都静悄悄的。

克劳迪娅背靠着苹果树，坐在白色的大理石长凳上，一边看着她深色的蓝眼斜视的埃及猫绕着花园角落里的神龛追老鼠，一边慢慢地啜饮着葡萄酒。酒是黯淡的，就如克劳迪娅的心情一般黯淡，一般沉重。她双手捧着绿色的玻璃